



百家笔会

## 我和我的父亲

□王恒扬

如果说母爱如水,那么父爱如海。父亲的爱像大海一样大,有时波浪滚滚,惊心动魄,而每一点一滴都值得我细细品味。

父亲从小对我“严”字当头,“学”字为先。也许父亲对我期望高,尽管我是家中独子,有两个妹妹、五个堂姐妹,但是从来没有享受过独子“安逸待遇”,给人感觉是父亲重女轻男。

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,父亲就买毛笔、墨水和字帖,让我每天临摹

楷书,还规定每天要练写、临摹多少页,他晚上干活回来,不管多晚都要检查。1971年龙塘大坝建成,那时,才几岁的我有着很强的好奇心,跟村里一位大哥跑到几公里外的大坝去看、去玩。回来后,父亲严厉的教育我说,你胆子太大,小小年龄,就跟着大哥跑到那么远的地方玩。我不服气,今天是礼拜天,你布置的写字、临摹超额完成了,才出去玩的。父亲看我顶嘴,拿起一根小竹竿就往我身上抽,还一边训斥:“嘴还硬!玩可以,但不能跑那么老远呀,大坝多危险啊。”果然,后来的事实证明,龙塘大坝及其附近出现了多例小孩玩水溺亡的事件。从那以后,我就不敢乱跑到比较远的地方玩耍,乖乖地待在家里,按照父亲的要求做作业、写日记、练毛笔字等。

到了四五年级,我写的字基本能让父亲满意了。那时,只要每逢村邻家有喜事,父亲都叫我帮他们把亲戚朋友送的红包一一登记在册。记忆中,每场婚礼都有几百个红包,我都是从第一天上午写到第二日下午。后来,父亲还叫我帮乡里乡亲写春联和婚联。

父亲不仅在学习上对我严厉,在家务上也是严格要求。从小学三年级开始,我就懂煮饭、喂猪、种菜,为父母、妹妹洗衣服,挑水、砌石灰有时也会去做。至今,我仍怀念那个贫穷、缺吃少穿的年代,家里的孩子从小就做各种农活、家务,虽然很累很苦,但大

家很纯朴,也很快乐。

父亲热心公益事业,乐于助人。20世纪50年代,父亲在海南良种甘蔗云龙试验场当职工。那时候是生产队,每天队长一敲钟,社员就来到田地干活。从我记事起,父亲总是最先出工,很能干又勤快,每月工分都是最高之一,深受父老乡亲的爱戴。

考虑到我们村靠近水田,挖泥方便,而羊山区盖房需要砖瓦,父亲就和乡亲们到头佑建了个砖瓦作坊,为方圆几十里的百姓提供砖瓦。难能可贵的是,村里人遇事,都喜欢叫父亲去帮忙。父亲都是二话不说,放下手里的活就出门去了。

小时候,我跟父亲睡同一间房,有一位无儿无女的王爷爷病重了。他的干儿子王升托在凌晨时来敲我家门,说他干爹病重了。父亲听到后,快速披上衣服,穿上鞋子,留下一句“你自己好好睡觉”便出门了。当晚,父亲和王升托连夜把王爷爷送去了龙塘卫生院治疗。

改革开放后,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,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。然而,村里人多地少,很多乡纷纷外出务工经商,父亲也租了个摊位卖猪肉。父亲卖的猪肉既新鲜又不贵,所以常常很早就收摊了。父亲与伯父的关系特别好,每当有剩下的猪肉,父亲就带回家来,然后吩咐母亲做一些好饭好菜,再叫上伯父来家里吃饭喝酒。他们兄弟俩在一起很开心,一边喝酒,一边唠

嗑,感觉日子很快活。

父亲一生厚道、乐观又踏实。1981年春节后的一天,我陪父亲卖猪肉。看到一位阿叔向我们摊位走过来,父亲微笑着问他想买多少、喜欢哪块肉?随后,父亲按照阿叔的意愿,拿起刀,利索地砍切完,再称好,告知阿叔斤两和钱数。阿叔把钱递给父亲后,拿起肉转身就走了。父亲数了数钱,发现竟然多了1元钱。要知道,那时候的1元钱购买力可不少。父亲立即追赶上那位阿叔:“你多给了1元钱,要退给你。”阿叔说:“今天是我们村公期,我买了这么多猪肉,怎么会多给了钱呢?”父亲说:“就是多给了1元钱。”父亲和那位阿叔推来推去,最后坚决把那张1元钱塞入阿叔的裤袋里才返回摊位。

父亲后来还陆续带出了几个徒弟,教他们宰、切、剥、称、卖等手艺。尽管几十年过去了,父亲的徒弟、一位姓符的大哥遇见我时,还对父亲赞不绝口,说他善良、大方,总是为别人着想。

父亲已经走了,但我从没忘记他对我的严格要求和谆谆教诲,他的热心助人、诚实守信,一直在我的脑海中浮现。

父亲是我一生的榜样。在我参加工作后,我经常下基层,为贫困大学生铺设成才之路,为大学毕业生就业做出指导方向。

以上这些用以告慰我的父亲。

天涯诗海

## 行走在六月的父亲

(外一首)

■王双发

六月

总是多风多雨  
父亲更加忙碌  
越加辛苦  
烈日像烤灯一样  
烤得他汗流浹背  
行走在六月的父亲  
使我生享香喷喷的生活时  
心里涌出无限感恩

当夜幕降临

父亲的舒心时刻就来了  
父亲会停下一切忙碌  
早已摆放酒杯的餐桌  
就等父亲回家吃饭  
喝上一杯小酒  
一天的疲惫丧失殆尽  
吧嗒一口农家小菜  
一股幸福的滋味  
口中迅速弥漫开来  
充盈他那黝黑黝黑的脸庞

## 六月的天空

黄色渐次逼近眼前  
已是布谷鸟叫了  
无法抗拒的沉重  
压向锋利的镰口

风静静地挂在麦秆上  
阳光悄悄地洒在麦芒上  
只有被轻纱裹着汗珠的  
小路

扎着两根小黑辫的姑娘  
溅起一朵又一朵笑  
却静静地,消失在布谷鸟  
声里

也总是那块磨镰石痴痴  
沉思着不断

滴滴点点地闪着淋漓的  
睫毛

将一个阴影擦去  
又涂亮六月的天空  
我因此要倒在一行诗歌  
里

让汗津津的手指  
摘去心灵颤动  
让汗津津的草腰儿  
捆去一行一行爱与诗

## 父亲的犁耙

■杨彩霞

几只归鸟  
掠过收割后的稻田  
父亲卸下犁耙  
犁铧的光刺向黄昏  
佝偻的腰身  
把碎了一地的夕阳  
捡进箩筐  
摇摇摆摆的牛尾巴  
牵着瘦弱的影子  
走进炊烟深处

多年以后  
蒙着蜘蛛网的犁耙  
挂上了柴房的土墙  
淡淡的稻花香飘过田垄  
父亲的腰  
已与弯曲的犁铧保持一个  
弧度

儿时的牛哞  
锈蚀在犁铧的记忆中

闲庭信步

## 以“父辈”之爱

□徐静

“没有人天生应该对你好,爹例外。”在电视剧《庆余年》中,当辞官归隐的林相对自己的儿子一大宝说出这句话时,不知戳中了多少人的泪点。说起父亲,我们的感情是比较复杂的,我们对父亲的了解并不是那么清晰,甚至有时还是陌生的;有时父亲是粗犷的、坚毅的;有时父亲是慈爱的、细腻的、深沉的;有时父亲代表着责任、支撑、保护和关怀……父亲身上,有读不完、品不尽的魅力、内涵和性格。

什么是父爱?“父母之爱子,则为之计深远……”此话出自《战国策·触龙说赵太后》。也许你不知道后面还有一句:媼之送燕后也,持其

踵,为之泣,念悲其远也,亦哀之矣。触龙对赵太后说:父母爱子,就要为他们考虑得长远些。您送燕后出嫁时,她上了车,您还握着她的脚后跟,哭泣不舍,伤心不已。世界上只有两个人,视你胜过自己的生命。除了母亲,就是父亲。父爱就是“给子女考虑得长远些”的人。

说到父爱,清代书画家郑板桥,也曾为女儿出嫁作诗送别:“官罢囊空两袖寒,聊凭卖画佐朝餐。最惭吴隐贫钱薄,赠尔春风几笔兰。”我罢官之后口袋空空,两袖清风,只能靠平时卖画作为吃饭的微薄本钱。作为父亲我最惭愧的是,连你结婚都没能给你置办嫁妆,只好给

你画一幅春兰图代替了。男人最是铁石心肠,但只要当了父亲,就会有一颗温柔的心。即使不在身旁,父亲的目光也永远在我们身上。父爱就是“给子女一生的呵护”,父爱就是给予“我们最大的快乐”。

什么是父爱?“荒烟凉雨助人悲,泪染衣襟不自知。除却春风沙际绿,一如看汝过江时。”公元1082年,王安石送弟弟王安礼赴京任尚书左丞,顺便委托他给长女捎去一封家书:野外空旷辽阔,烟云迷蒙,雨水冰冷,离别的情景再次上演,除了没有春风吹绿的江岸,一切恰如当初送你出嫁,看你过江远行时一样,连泪水浸湿了衣襟都浑然不知。王安石这首思念女儿的诗,令人千回百转。父爱就是一种无言的关怀、关切,父爱就是使我们能够“学会飞翔”,父爱就是在困难中给予我们勇气、信心和力量……

什么是父爱?作家刘墉描写记忆中父亲打蚊子的场景:“有一次蚊子叮他,父亲明明发现了,却一直等

到蚊子吸足了血,才打。因为等蚊子吸饱了,飞不动了,才打得到。父亲笑着说,打到了它才不会再去叮我儿子!”同样,读朱自清的名篇《背影》,会唤起我们记忆深处的父亲的背影,让无数读者泪流满面。而凡读过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夫·帕慕克的《父亲的手提箱》,也都会从他的文字里感受到最真实质朴的父子之情。父爱就是父亲留给我们的一个“背影”,父爱就是“父亲的言传身教”。

当高大的身影变得嶙峋,当坚定的目光需要借助老花镜,当生活的小事需要时不时地向我们咨询时,我们会蓦然惊觉,父亲老了……父亲日益苍老,已经难以跟上时代,这时的我们应挺身而出,就像他们曾经呵护我们成长一样,以“父辈”之爱,帮他剔除生活羁绊,陪他们走完人生旅程。我知道,我们应该再耐心一些。恰如现在我们对自己的孩子也默念:“因为没有人天生应该对你好,爹娘例外!”……

藤椅

□方华

转过墙角,就看见  
父亲坐在阳光下。

二楼处有一个阳台,  
正对着宽大的楼梯。  
晴好的日子,上面洒满阳光。  
父亲喜欢在那放一把藤椅,  
静静地坐在阳光下。

因是公共阳台,来往的人不少。  
大妈媳妇们又喜欢在阳台上晒晒被子衣物,叽叽喳喳地说一些家长里短。  
但父亲就在一片纷扰中,安闲地翻阅着一些报纸杂志。

每天中午下班,下公交,转过墙角,就看见了阳光下的父亲。  
父亲也在此时看见我。他从老花眼镜的上框有意无意地瞥我一眼,目光又落在报刊上。  
等我上楼,走过他的身边,他有时会问一句:“回来了?”然后起身,跟在我的身后走进家门。  
客厅的餐桌上,母亲早已将碗筷摆放整齐。

那天回家,见父亲靠在藤椅里,毫不理会身旁零乱的足音,发出轻轻的鼾声。我不愿惊醒父亲,踮起脚尖,想绕过椅子。谁知,刚走过他身边,就听身后一句:“回来了?”我问父亲:“你刚才不是睡着了吗?”父亲答:“我听见是你的脚步。”忽然眼眶酸酸的:儿子的足音,在父亲梦里梦外,都是何等熟悉?  
时光流逝。

今天,当我再次转过墙角,二楼的这片阳台上,已没有藤椅,更没有那个熟悉的身影。  
只有一片阳光,在阳台上失落地流淌。

偶尔,我也将父亲坐过的那把藤椅搬到阳台上,等我儿子回家的身影。  
我有时也闭上眼帘,感觉父亲走过我身边时,所散发出的生命的气息。

——父母尚在。

父亲业已佝偻的背,曾是我们最厚实的山;他粗糙遒劲的大手,是我们最晴朗的一片天。好好爱我们的父亲吧!能爱他们,其实是我们的福气。

亲情家事

## 赶时髦的老头

□梁锦楠

我的父亲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,一个热爱新鲜事物的农民。用母亲的话说,就是个赶时髦的老头。

父亲爱赶时髦这事,全村人都知道。听村里老人说,父亲年轻的时候,宁愿不吃饭,也要把节省下来的钱赶时髦。父亲买了全村第一台收音机,从地里干活回来,腿上的泥没洗,就先听广播。他还买了全村第一辆自行车,凤凰牌二八大杠,我小时候最喜欢他骑自行车带我去镇上赶集,坐在自行车后面,抱着父亲宽厚的背,两边的树呼呼往后跑,拉风极了。父亲还买了全村第一台黑白电视机,那时候,一到晚上,我家就被围得水泄不通,一屋子男女老少饶有兴致地盯着屏幕上跳动的画面,说说笑笑。

父亲除了买东西上赶时髦,在干活上也赶时髦。他小有规模地养过鱼、猪、兔子,我曾和他半夜起来看兔子下崽,父亲兴奋地唱着:“小兔子乖乖,赶快长大,卖个好价钱,儿子闺女上学不用愁……”他还种过烟叶,烧过砖窑、采过石山,当过划木工、挖矿工人、搬运工人等,只要能赚钱,再苦再累父亲都愿意去尝试。尝试的结果就是有赚有赔,赚钱的时候,全村人眼馋,赔钱的时候村里老人就说父亲瞎折腾,不安心。

事实上,父亲平常话不多,甚至有些“木讷”,岁月也并没有给他多少柔情。我爷爷走得早,父亲作

为家中长子,15岁就辍学养家了,只是偶尔听长辈们说起,他年少时酷爱读书,学习成绩也不错。后来,家里盖了新房子,我和哥哥又相继读高中,父亲赶时髦的步子好像歇息了一阵。

我上大学那年,父亲又赶起了时髦,当时全村还没人用手机,仅村头的小卖部有一台电话,父亲破天荒买了一部智能手机。送我到大学报到的那天,父亲对着18岁的我“咔嚓、咔嚓”拍了好多照片。可惜这部全村第一部智能手机,在父亲返回老家的路上,被人偷了。父亲又被全村人笑话了。

如今,年过花甲的父亲,依然爱赶时髦。不会打字的他,手机玩得贼溜,网购、直播等,全都是自学成才。上一次,我和他一起逛商场。这个穿着白色T恤、牛仔短裤的老头,对商场里的智能服务机器人感兴趣了,眉开眼笑地和机器人对起话来。临了,机器人还跳了个舞,可把老头高兴坏了。

一次,女儿在家拼组简易机器人,我对说明书认真研读,一旁的女儿看不过去了,跑过来,三两下就拼组好了,并将小机器人安装上了小马达。带着小马达的机器人在地板上满地跑。女儿惊呼:“外公,你太厉害了吧,你是最时髦的外公。”

父亲听了,笑笑不吭声。他那积极乐观、永远年轻的心态全挂在上扬的嘴角上。

时光荏苒

## 六十孤儿

□华涛

光阴似箭,转眼又是父亲节。我不得不由想起一个亲身经历的事。

那时还在学校后勤管理处实习,上班和住宿在同一栋楼,一楼设有门卫。

一楼门卫中有位外聘的老人,退休后不愿闲着,来做保安。老人姓陈,头发半白,整个人收拾得很齐整利落。他整天笑眯眯的,每次碰面都会热情地跟人打招呼。我老家在外地,下班无事,常和他聊天,故而彼此比较熟识。

他平常都是值白天班,所以几乎天天见面。但有次一连数日都没见到他,我心里就琢磨:他家里遇到什么事了吗?

隔了十多天,他终于回来了。只见头发白了不少,且有些凌乱,明显消瘦了很多。

我赶忙去打招呼:“陈师傅,好多天不见您啊!”

他先是淡淡一笑,随之笑容黯淡下来:“前几日老父亲病重,刚去世了,唉,唉……”

我连忙收起笑容:“哦……老人家今年多少岁?”

“还差5天就83岁,刚能享点福,唉!”他还是叹着气。随即,抹起了泪,哽咽难语。

见他流泪,我手足无措,只好安慰:“83岁也算高寿了!看着子孙满堂,老人家去了心里也踏实,也少受点病痛。”

好一阵子,他才稍稍平静下来。天色将暗,我拾级而上回到卧